

访古知新

郢都郊外访屈原——

何为浪漫主义？且听我的《九歌》

张岳峰 王瑜

临近端午节，人们总会想起屈原——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，这是他在文学史上的定评。具体来说，在中国诗歌的启蒙时期，屈原开创了“楚辞体”，引领出中国诗歌史上的浪漫主义传统。

总结屈原楚辞特色真可谓：其心有情，眷怀家国；其志高洁，不着纤尘；其辞纯美，汀兰沐风；其境奇幻，腾龙隐雾；其调蜿蜒，百转萦回；其义渊博，涵盖万方。屈子盖天地造化所钟爱，万方光辉所汇集，虽千载之后，其文辞犹罕有匹敌者。

《左传》曰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先秦时，祭祀是楚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领域。屈原欲修齐文治，所以从雅正祭辞入手，将祈福之心、纯真之情化作高雅之调，由此作《九歌》。

为了更好地了解屈原，我们穿越回公元前311年的上巳时节，来到楚都郢城郊外。这里兰花飘香，社歌清扬，我们远远望见一峨冠博带、神色矍铄之人，知是三闾大夫屈原，于是上前揖礼，零距离考察中国诗歌浪漫主义的源头。



歌舞乐诗 灵动天地

问：云梦蒸腾，烟笼天地鬼神；辞采瑰丽，辉映日月星辰。读先生的《九歌》，如同欣赏一段歌舞剧：每感心神摇曳、诸神在旁，一幕幕人间烟火、千万种爱恨痴缠涌上心头。请先生试为晚辈讲解其中玄妙。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礼之所行，乐必从之；乐之所及，诗必从之。楚人重祭祀，自上而下，莫不如是。我欲以美辞为庙堂立典祀尊崇，并引领乡邑风尚。《九歌》取材于楚地迎神祈福的祭祀场景，我保留了其中的纯粹天性、人间至情和万民憧憬，又修美文辞，形成歌、舞、乐、诗四位一体

的剧本。

我们楚人认为，人神相通，人间美好的气、色、声、乐能引动神明赐福，“灵偃蹇兮姱服，芳菲菲兮满堂”（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），《九歌》中还还原了许多祭祀歌舞场景，所以读来恍若香气缭绕、灵草菲菲，奋舞挥袖、彩霓横飞，鼓瑟笙乐、缓急急吹。

问：先生刻画的不同神君各显神韵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因辞成象。不同篇章的用词、色调、节奏等均有不同，这些元素共同放大了不同神君的特征。由此，东皇至简而威严，东君煌煌而刚勇，云中君清丽而飘逸，大司命冷冽而莫测，少司命矜矜而多情，河伯奔放而旷达，山鬼幽艳而悱恻，湘灵绮靡而伤情，得以充分展现。

问：能否为晚辈试举一例讲解？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诸篇或直接描述神君的音容神形，或以氛围情境侧面烘托，比如《东皇太一》如是写来：吉日良辰，恭祝东皇。长剑昂昂，环佩叮当。玉器陈列，美酒盈觞。神女起舞，芬芳满堂。五音交响，安乐无疆。

相传东皇太一是至高天帝，其无



篇，其象煌煌，其音昂扬，开拓了中国古典美学中阳刚壮美一脉，这种意境是怎么营造出来的？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“歌将出兮东方，照吾槛兮扶桑”（《九歌·东君》），该篇以横空破雾之势起笔，继而又次第营造胜景，其辞义如是：日出东方，光芒万丈。乘驭宝马，夜露曙光。车声如雷，云旗飞扬。长弓如月，箭指天狼。北斗为樽，酌饮琼浆。万民起舞，群神颂扬。尤其是其中两句“青云衣兮白霓裳，举长矢兮射天狼。操余弧兮反沦降，援北斗兮酌桂浆”，酣畅淋漓地刻画了太阳神征战及凯旋的形象。

问：“青云北斗”两句真可谓气吞山河。同样展现阳刚之美的还有描写黄河之神的《河伯》，其中提到水车符盖、神龙驾车，水中巡游、锦鳞相迎，如此多的奇妙景象，您是怎么想到的？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我的神思常遨游仙境：满眼星光璀璨，恍见皎皎月明；耳旁清音流转，忽而雷雨轰鸣。我与神明共游兮，越千万里不知所踪，凌虚山兮莫知我影，常见龙凤乘翔，晴空现瑞，灵蛇突窜，渐入幽微。

创作《河伯》时，我想象自己仿佛与河伯同上昆仑，但见穹顶浮空，天涯无际，云海翻涌、万山奔腾，黄河如练、一线飘远。更思人间美满，惟愿天下安澜，乃作其辞曰，“与女游兮九河，冲风兮起兮横波”“登昆仑兮望四海，心飞扬兮浩荡”，其畅达之意溢于言表。

问：您笔下的《云中君》芳洁灵动，与《东君》《河伯》的意境大为不同，这又是怎样绘成的？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云者，气之聚也；云散，气之动也。至若天晴，一眼万里，高天留白，忽而风微絮散，光透冰轻，忽而鹤戴丹顶，霞

织锦成。至若风起，乍明乍暗，忽阴忽晴，波翻浪涌，如龙腾跃，鱼肚银鳞，顿染墨痕，此非云神之真容乎？

云神浮游临光，日月齐色，降而成雨，甘润如怡，所以我代万民以颂赞：彩衣如花，沐浴芬芳。身居仙宫，日月齐光。龙车帝服，遨游天地。仙驾煌煌，恍然降临。乘风飘举，复入云乡。望极九州，横越四海。思君长叹，忧心满怀。

其中“灵连蜷兮既留”中的“连蜷”二字描摹出云朵舒展卷曲的样态，“烂昭昭兮未央”更进一步写其光辉璀璨、无穷无尽。“灵皇皇兮既降，焱远举兮云中”写其倏忽降临又疾速远去，反映出云神行踪不定、来去匆匆的特点。

问：您创造的绚丽词汇，诸如“芳菲”“若英”“春兰”等，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永恒的美好符号，化作姣好的姓名和标识。从“华采衣兮若英”到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您的诗篇为很多后人提供了灵感。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此真为天才之点化。我只点明了鲜衣如花，而后来者在7字之间完成了“云想衣裳”和“花想容”两组“比喻+拟人”修辞，且又形成了互喻和通感。至此，虚已生实，静已成动，回味无穷。

山水精灵 魅影翩跹

问：自古情路多艰，远迈山水。相传湘君和湘夫人是湘江的配偶神。读《湘君》，但见桂舟离岸、泪痕斑斑，倩影摇曳、幽幽江潭，回望潇湘、烟水茫茫。这种意境您是如何写就的？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无他，但以至真之心写至情。我在《湘君》一篇反

复直接描写湘夫人追寻湘君时的内心独白，刻画了相恋中的缠绵悱恻。

起始：木叶摇落，秋水生波。约期不至，君为谁留？美我仪容，飞舟顺流。继而沿湘江顺流向北：我心烦忧，湘江奔流。极目遥望，箫管悠悠。不见君影，涕泪横流。破冰击水，我心何求。水中捞月，求剑刻舟。君期我待，当无坎坷。心异情浅，静水生波。弃我玉珰，誓将诀别，忽而又悔，徘徊踟蹰。

问：从盼君、寻君、思君，再到怨君和念君，先生刻画了恋爱中的千种猜想，若情思幽婉，水纹轻颤，越是去想，越是凌乱。那么湘夫人为什么没有见到湘君呢？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《湘君》着重刻画了湘夫人对湘君的追寻，《湘夫人》则着重刻画了湘君对湘夫人的守望，在情感和形式上正好是相反相成的。

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莫过于彼此追寻等待，却不能相遇。当湘夫人顺江北上，一路越过了洞庭和长江，而湘君却早在附近痴痴等候。“筑室兮水中，葺之兮荷盖”（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），湘君用桂木和香草精心建筑和装饰居室，想用最隆重的方式等待爱人到来。“沅有芷兮澧有兰，思公子兮未敢言”（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），只是湘君性格保守，他望着江水中的香草，只是把对湘夫人的无限思念藏在心底，最终在时空错位中完美错过。

问：君兮君兮，在水之湄；思兮思兮，永不相违。诗中步步推进、情网突围，万般愁绪、百转萦回，其言有尽而意无穷。更有后世佳句“桂棹

兮兰浆，击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”（苏轼《赤壁赋》），恍若脱胎于湘灵等篇。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这句似与“桂棹兮兰枻，斫冰兮积雪”（《九歌·湘君》）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”（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）等句相似。哈哈，若有后人酿美酒，我愿献兮一瓢饮。

问：山间精灵，飘渺窈窕，孤影留芳，凄凄切切。读《山鬼》，常见冷色叠字，如“雷填填”“雨冥冥”“风飒飒”“木萧萧”，何以太悲凉？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世间多有痴儿女，且看深山密林、经年累月：幽兰露，泪凝结。林冥冥兮雷声裂，孤星照兮光如铁。光如铁，清雨伶仃，月华泣雪。岁岁思兮梦难绝，遍野花香成屑。香成屑，云将伴我，听水幽咽。

问：相见匆匆。忽想起《礼魂》一篇，尚未向先生讨教。

屈原（AI模拟）：昨日虔诚敬天，曲终礼魂；今朝一谈倾心，如别故人。且为君歌：春华秋水兮长相忆，相送一程兮情未已。歌终曲散兮人将去，愿君安好兮永相惜！

（作者均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撰稿人）

图①：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的屈原祠景区美景如画。

吴承忠摄（人民图片）
图②：人们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屈原故里景区内九歌苑前观看表演。

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
图③：端午节（中国画）。
AI制图



绝妙好辞

秋兰青青 女神驾到

张岳峰 耿坤丽



屈原故里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的九歌巷子灯火通明，游客在夜市中观看文艺节目、休闲、购物。
耿坤丽摄（人民图片）

《九歌·少司命》

秋兰兮麝芜，罗生兮堂下。
绿叶兮素华，芳菲菲兮袭予。
夫人自有兮美子，荪何以兮愁苦？
秋兰兮青青，绿叶兮紫茎。
满堂兮美人，忽独与余兮目成。
入不言兮出不辞，乘回风兮载云旗。
悲莫悲兮生别离，乐莫乐兮新相知。
荷衣兮蕙带，傃而来兮忽而逝。
夕宿兮帝郊，君谁须兮云之际？
与女沐兮咸池，晞发兮朝阳之阿。
望美人兮未来，临风恍兮浩歌。
孔盖兮翠旌，登九天兮抚彗星。
竦长剑兮拥幼艾，荪独宜兮为民正。

子女，是延绵的希望，是天赐的圆满，也是支撑一个人和一个族群昂然奋斗的心底力量。少司命是先秦时楚地尊奉的掌管子嗣的女神。本诗呈现了少司命慈爱威严的圣洁形象，表达了百姓对生息繁衍的虔诚祈愿。这首诗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。

首先，融情于景，紧扣心神。秋兰香草，繁茂生长，绿叶素花，芬芳袭人，开篇两句没有描写少司命，而是展开了一幅清新素雅的祭祀图景。这图景中不仅暗含着少司命高洁的神性，也映现出祈愿者虔诚的心情。

“秋兰兮青青，绿叶兮紫茎”，相较于开篇对秋兰的白描，此处复查写来，叠字“青青”更显生机勃勃，衬托出祈愿者期盼更浓。这是火苗炽热燃烧的前兆，也是潮水由缓入急的讯号，全诗的抒情高潮即将经此蓄势启动。

高潮来临，诗人在层层铺垫后展开了一幅最动人的画卷——满堂的美人，女神却唯独与“我”目光契合。虽然无声无息，却远胜千言万语。心动潮起，灵动影生，至此，相信许多读者已然被吸入幻境。

其次，悲喜离合，情感真挚。一个声音轻轻飘过，语气里满是对少司命的体恤，“夫人自有兮美子，荪何以兮愁苦”（人们自会有娇美的子女，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忧虑）。这句诗将少司命的形象从云端拉近到我身边。她的心中承载了太多的祈愿，她的心中有对万千生灵的悲怜。这不仅其神职使然，更是其本性中的担当与悲悯。

神予人以关怀，人寄神以期待，由此也之后的相遇离别埋下伏笔。至于双目交汇、人神相契之时，眉目生情、一眼万年之际，少司命却飘然离去，只留下祈愿者在风中怅然凌乱。“乘回风兮载云旗”，全诗在流至中游时，将第一次纯粹外形描写留给了离去的背影，读来心意难平。在这虚晃一瞬、摇人心神的短小片段，温婉与劲健的意象交汇呈现：方才有情相视，忽又离地飞逝，脉脉兮云鸿垂翼，决决兮游龙浪浪。

“悲莫悲兮生别离，乐莫乐兮新相知”（世间的悲伤莫过于生别离，世间的

欢乐莫过于结识新的知己）。在以四言诗为主的先秦时期，诗人在此处以近乎工整的七言句，通过聚散悲喜的正反两端对照，写尽人间情感之极，直抒离合伤别之痛。其语淡情浓，言近意远，直击内核，本真凸显，不惟千古情语之祖，亦为旷世至情之论。

第三，浪漫想象，奇幻瑰丽。刹那间欢乐换来永恒的伤痛，祈愿者只能在无限的追忆中想象无数重逢——傍晚时，女神在云端又在将谁等待？多想与她一同在天池清泉沐浴，在朝阳初升时晒柔软的长发。这是全诗最空灵的部分，其意境游思奇幻、仙韵渐浓，描绘了祈愿者情深生疑、极感成悲的状态。

在文末剧终，画风从儿女情长陡然变为神圣威严，诗人从正面为少司命立起了一尊巍峨的雕像。手持长剑，怀抱幼童，护佑万民，扫除灾星。此处尽述少司命之功德，也呼应了前文的每句诗。因其一身担人间繁衍生息之重任，所以她的眉头终日微微难平；她乘风而去并不是为谁流连，而是要云游四方周济万民。

全诗骨架精妙，从前往后处处伏笔铺垫，自后向前层层承接呼应。全诗以神带形，妙境横生，神跃于形外，光映其辞采，恰似频闪的胶片将鲜活影像不断切换。看那绿叶素花的祭堂，一眼万年的定格、偕游天际的畅想，还有屹立云端的伟岸形象，每一帧都活灵活现，每一幅都能引动内心波澜。

（作者均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撰稿人）